



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摄于江苏省美术馆

## 篆书的“精气神”

□陈泓凌



陈泓凌

别署燕堂，室名文心书屋。毕业于空军航空大学，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南京市青年联合会委员、南京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楹联学会会员、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、南京印社理事、南京市玄武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，曾被评为空军十大“文艺之星”。

作品发表于《解放军报》《空军报》《解放军美术书法》《解放军画报》《读者》《中国书法》《书法》《书法报》《篆刻》《青少年书法》等。



《铁心向党 砺剑东南 勇当先锋 制胜空天》



《独持偏见 一意孤行》



《碧落 绿波 七言联》



《相思》

我对篆书有着特别的情结，这些年伴随着临摹与创作我不断在思考，执著追求篆书线质的纯粹和体势的磅礴。由于非科班出身，我更多是以实践促进思考，起初我也尝试着去读些生涩难懂的书论，终不如执笔挥毫来得痛快。我认为一个书写者的理论是由书写技法而引发的，理论指引技法的方向，理论的高度是由技法的水准来促进的，理论和技法相辅相成，这种辩证关系我们不可否认。

技法的高低是“精气神”最直观的表现。我认为技法层面上的讨论很重要，不要轻言淡化技法，技法是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，在其之后有两条岔路，一条走向油滑，一条复归于平淡。如果只是走向油滑，那只是低级的玩味，难以去深层次思考问题；只有将一种熟练走向“复归于婴儿”，技法上的“精气神”才开始显露。一位将军和我交谈过：军队文艺工作者必须熟练掌握至少一项专业文艺，能够具体指导部队开展文艺活动，在文艺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，并具有顶层设计的思维和眼界。这是精准的定义，文化领域需要先接地气，再扩眼界，彼此影响。由此，我对职业的理解，来探寻篆书的“精气神”。

林语堂在《中国人》中写道：只有在书法上，我们才能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。可见书法是中国艺术的缩影，书法提供了中国人最基本的美学。篆书作为我国古文字阶段发萌最早并具有独立意义上的书体，已脱离实用价值，但是我们依旧在对其探寻，探寻的是其文化的内涵，那种平衡、匀称、虚实、对比、呼应，恰恰也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美学基础。

我谈及篆书，十分注重篆书的线质，一根貌似纤弱的线条足以弹射出一发千钧的力量感，这是何等壮观。以秦篆为例，摆脱了大篆的烦琐装饰，线条突显纯粹，极富张力。从一根线条引发对中国古典美学中“优美”和“壮美”的认识，《峿山碑》代表的是优美，《泰山刻石》代表的是壮美，鲁迅先生更偏爱“质而能壮”，想必他对秦篆古拙和生涩的钟情，一种从大篆延续的线条，“壮美”可以更好诠释秦篆的质感。

篆书在笔法上以中锋用笔为主，辅以提按与捻管。“二李”的篆书圆起圆收，行笔平移，线条婉转流通。这种基础性的训练必不可少，书法技法上的提高需要长时间积累，如同逆水行舟、不进则退，但是这种训练容易出现机械性的书写，由“工”成“匠”，是我们当代篆书创作的致命点。我在书写的过程中，一直在思考难道线条就如此简单吗？我曾尝试想一根钢丝向两头延伸，在两力均匀的情况下，中间微微向上拱起；如果不断延伸，线条必将断裂，然而这种断裂处很难出现细尖的痕迹，而是圆中带方的线质。如此给我在技法层面上带来极大的启示，书写的效果在平实之中耳目一新。到了清代，以邓石如为宗，隶意入篆，起笔、收笔、行笔、转笔都引入提按的笔法，强调篆书笔法的书写性，线条层次感和爆发力，都是我临摹过程中的领悟。书法勿在低层次的技术层面重复循环，由技入道，技是基础，道是至境。没有量的积累不可能进入道境，但是技法之道也不能代替书法之道，只是书法“精气神”呈现出来的一个方面。

功夫在字外，对书者的学识、涵养、品格都有严格的要求，锤炼的是书者的心性。我们这一代的书者应当有强烈的危机意识，不能一味追求技法的环节，要注重个人素养的提升和时代担当的锻造。书者，“笼天地于形内，挫万物于笔端”；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。同时，更不能以此为借口，在这浮躁的社会，脱离“字内功夫”去寻找偏激的“字外功夫”，明知无果，为何为之，当扪心自问！

恕我赘言，书法承载着我的梦想与执着，也让我看到新一代书法人身上的担子和脚下的足迹，我以我钟情的篆书作为支点，撬动书法天地的“精气神”。